

春秋
稗
疏

第五
函
六
冊

蘇平知

知學

PDG

序

卽春秋之世沿夏商循西周極七國放秦漢源流所自合
離之勢之迹本王道之通塞堙邪說之利害旁引兵
畧畫地形訂國是粗陳其得失具矣問者曰董生有言天
不變道亦不變謂道之不變是也謂世之不變不得也以
世言道世變道不得塾率子之所論以治秦漢以降之天
下可乎荅曰奚爲其不可也後世之變紛紜詭譎莫循其
故以要言之廢封建置郡縣其大端已漢之七國晉之八
王非齊鄭宋魯也曹袁之爭馬劉蕭陳之奪魏博平盧淮
西澤潞淄青之據非桓文襄穆也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拓

拔耶律完顏之僭非荆吳徐越也天子以一人守天下盜賊以猝起爭天子推其所以殊治封建之廢盡之矣郡縣變天下之勢接迹而變以古治今議者之所誅也雖然一王之臣有合離焉一姓之主有盛衰焉王道之基得其意者通之也邪說之害棄其利者遠之也兵畧之詭從其正者常之也地無異形國無兩是故曰不知春秋之義者守經事而不知宜遭變事而不知權知其義酌其理綱之以天道卽之以人心揣其所以失達其所以異正之以人禽之辨防之以君臣之制策之以補救之宜世論者非直一世之論也治不一君均乎治亂不一族均乎亂涖廣土撫

衆民而不缺匹夫行於家幽人潛於野知進退審存亡而不溢觀諸天下揆諸心卽今日以印合乎春秋之世而不疑詩曰魚在于渚或在于淵謂其流行而一致也著離渚灘之歲相月望日壬子湘西草堂王夫之序

春秋稗疏卷上

船山遺書十五

衡陽王夫之譔

隱公

春王正月 以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辨胡氏之非詳矣
且以經文求之言正月而繫之王則明此正月乃周天子
所頒之正月公羊氏言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說雖迂謬亦
以明改正授時惟革命之王定其名實而正月之文自周
頒矣若夫子以己意欲行夏時則但當言春正月不可稱
王王不以爲正月卽不得天亦不能矯誣以泯亂一代之
制又豈夫子所欲垂法之正月可自稱王乎不敢自專又

豈敢假冒王章以欺天下邪春秋之義微而顯此言王者其義不一周既東遷諸侯僭擅益有不遵其正朔者故稱王以見魯所秉者周禮公羊所謂大一統此一義也王爲今王以王冠月明三統遞建正月之號不一而此之正月乃今王之正月非夏商之正月此又一義也然以建子之月爲正月惟周之王天下以革命不相沿之故立杳茫之天統而異乎天之顯道則此正月乃王之正月非天之正月以寓周正之差夏時得天之意此又一義也經文化工之筆游夏不能贊於此見矣三統之說曰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云正建者以所建爲正月也故曰王者改

正朔若仍前王之正月爲正月則正未嘗改矣明言周正
建子而謂周稱建子之月爲冬十有一月則何改之有乎
周禮有正月有正歲正歲建寅之月也正月建子之月也
或以正月之吉始和爲疑言建子之月冬氣鬻發不得言
和不知古人之候氣於微故三統謂之三微冬至日回北
陰一陽生於地下故從其微而謂之曰和如於其著而言
之則建寅之月日方在亥月吉朔旦正冬春之交嚴寒方
冽亦不得謂之曰和何疑始和非建子之月乎豳風言一
之日二之日者乃追賦太王以前事不足爲據而其曰七
月流火則公劉以來自用夏正也建寅者以立春爲歲首

建子者以冬至爲歲首不以大雪自冬至至春分陽氣始發可謂之春春者蠢也蠢動微動也春分以後百昌怒生其動不蠢矣建子非春之說不可執也何得以臆見立夏時冠周月之說使聖人矯立王制而亂一代之成憲哉戎杜氏范氏皆以爲氏羌之別種按氏乃有扈氏之苗裔子孫遷流逾隴而西羌乃三苗姜姓之別舜遷之於三危後漸入內地居隴蜀閒是氏羌種類皆居西南內則武都外則河湟去山東懸隔春秋時戎狄內雜不聞氏羌東徙可云如後世氏羌之類不可竟指爲氏羌傳注家泥東夷西戎之說而不知通耳杜氏謂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

城似矣然費誓稱徐戎竝興東郊不開魯所亟與會盟者必此戎也孔氏謂徐州之戎帝王羈縻統馭秦始皇逐出之此戎當在魯之東南安東贛榆之間若濟陽乃豫州之域地在魯西今曹縣地蓋曹衛之境未聞有戎居此則杜解固未確也

向 杜解譙國龍亢縣有向城龍亢地在今懷遠縣境漢書沛郡有向縣注云故姜姓國炎帝後地近蕭縣言譙國龍亢者晉併入龍亢爲譙王國邑也後漢書注云地道記曰左傳隱二年入向城在龍亢縣東南而闕駟十三州志曰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卽周向國也傳曰向姜不安

於莒而歸者也今按軹縣之向邑也非國也傳所謂王以
蘇忿生田向與鄭注云在軹縣西地名向上者也其地去
莒千里而遙莒以小國偏師安能越齊魯宋鄭而入其國
都則班書爲是闕說非也地之以向名者不一軹縣有向
矣扶溝亦有向會吳之向也長葛有向襄十一年諸侯師
於向者也皆如字唯此龍亢之向國音式亮反顏師古注
云然

贈 公羊傳曰車馬曰贈贈以贈葬而用車馬者疑爲遣
車但遣車塗馬爲物甚微而喪禮葬有容車列生時所乘
者於匱前以爲容觀不以殉也仲子僭夫人之禮其翟厭

與仲子之卒不見於春秋蓋在隱公未立之前至是始歸
賄者與秦人歸襚不及大斂同皆周末文勝之陋也

紀履綸 左傳作裂繡裂與厲同禮記所謂鞶革也小囊
盛帨巾者加繡以緣飾之鄭康成內則注引此經文爲釋
繡采色繪也名必有義字必從名裂繡字子帛故當從左
上讀如裂下相俞反

日有食之 月之朔望必以日月之食爲準非合朔則日
何繇食非正望則月何繇食此麻法一定不易之理也春
秋所書有言日不言朔者有言朔不言日者有但書月而
日朔皆不言者杜氏以爲史失之穀梁氏則曰言日不言

朔食晦日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專家之學事理迷謬焉有日食而可謂之晦日可謂之既朔乎其言夜食尤爲舛妄食限在夜夜卽朔也所惡於日食者以日光受蔽人不得見故爲災眚若食限在夜無所蔽於人間不足爲災故厯家可無夜食之法又云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傷之象故知其食於夜尤足令人嫻笑不禁日食者月正在日下蔽日人不見耳於日何傷乃旣復而猶有傷乎王者朝日春分之禮非旦旦而朝日卽令旦旦朝日偶有陰雲何從得見唯算入食限則雖京師雲翳而千里之外陰晴旣異自見其食豈藉一王者之目擊

而始知哉專家之學聞不多而疑不闕不知而作如此類者眾矣其不言日不言朔者公羊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其說較是所謂失者朔失也非日食之失也周用天統麻爲法遠而多疏不能審定定朔則所謂朔者非朔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言周麻違天不可行也其不言日又不言朔者則所置朔失之愈遠蓋有差至三四日者矣春秋因其謬而分別書之以顯周麻之謬以定百王敬授民時之大法抑不待貶而大義自見穀梁固不足以知之

杞杜氏云杞本都陳留雍邱縣桓六年湣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湣于乃以地理考證經文雍邱去湣于地且

千里漚于卽亡杞安能越鄭宋魯齊而遠并之遽舍其故國而爲千里之遷則杜說固屬未詳漢書注雍邱故杞國武王封東樓公於此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漚于之亡入春秋後十七年則杞初不因并漚于而始東遷也莒取牟婁牟婁杞邑杜氏亦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後漢書平昌侯國有婁鄉注謂是牟婁地屬北海諸縣今諸城也則杞之國在青州齊之南魯之東春秋前已不都雍邱明矣雍邱今杞縣春秋時爲宋鄭二國之爭地蓋王子友遷於新鄭之時杞已去雍邱而遷北海其後或都漚于或都緣陵皆在青州之南境特未都漚于之時未考其地果何在要

其在安邱諸城之間與莒爲鄰已久離雍邱之故封則無疑也

翬帥師 翬不稱公子四傳皆以爲貶詞左胡以其固請強君不義猶爲近理公穀謂以弑君故貶則會師之日尙未成弑及其逆女大惡已成不貶之於罪已彰著之後而逆億之於弑械未成之先何說邪無駭亦公族也不稱公子公孫傳以爲春秋之始猶爲近古故大夫不得賜族而但書名挾也柔也溺也皆猶之翬也至翬以弑成桓公之篡故與聯族屬以寵之稱公子以亂國法自翬始也若益師彊之稱公子則於其死而加以殊寵非生者之可徵也

稱公子之與否固無關於褒貶不然慶父之惡豈在鞏下而始終以公子稱抑又何也

濮地以水名則凡水之濱皆可名也而亦必於其水之濱按水經河水東至酸棗縣濮水東出焉又曰瓠子水東北過廩邱爲濮水酸棗今延津廩邱今范縣蓋西自延津東至濮州皆濮水之濱可名爲濮特地在河北與陳國之境旣限以大河而中間宋地陳之封壤不得有濮名也衛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衛人自於衛地殺之若殺石厚則傳言涖殺於陳亦以明濮非陳境矣杜解云濮陳地非也此時衛未東徙尙都衛輝而延津在其東南爲邊境自

陳至衛之孔道殺州吁於境上亦戮於甸人之遺意若後漢郡國志言東郡濮陽春秋時曰濮則迂道而東非陳至衛之途蓋亦未審

觀魚於棠 棠在今魚臺縣濟水東流過之河濟合流以來河逕其南出廟道口周定王以前河方北流獨臨濟水故公羊傳曰棠濟上之邑也隱公蓋臨濟而觀之觀左氏作矢矢陳也濟亦大瀆也雖有魚非可陳而觀者蓋魚之爲言漁也陳其取魚之具而觀其獲也北方唯冬可以取魚故周頌潛有多魚詠季冬薦魚之事周正之春夏正仲冬以後也於時乘冰合魚聚於淵而多設罾梁罾罟以取